青邱野談
異本

青邱野談

文廟在東宮時盛橘一盤賜玉堂諸臣盤盡乃見畫而乃御筆御手書也詩曰旃檀偏宜鼻脂膏偏宜口最愛洞庭橘香鼻又甘口香甘之倫豈羨備臣講之意耶

英廟時天虎突入南山將目 蔣府使營士億捕其虎士往欲捕則虎見士大呼扶坐尾者久 英廟咏曰虎坐南山人去養下毅諸臣曰咸比句尹行儷應辞曰蛇盤也豕見松云 上稱善

中廟朝時魚斯文得江字子游晉州人有孝行致位臺第後每乞外郡性恬退不就華要構小屋于山水之間絶去家累足跡不一童豁供給多讀如儒居其人號雜以譏浪

世宗三年於慶會樓以散材構別室不用礎砌覆以茅草務令儉李嘗適御是處 祖銘

元衡敗後有人僑居宅見壁上反糊一紙詳察之白米三百石大艦一隻並納云賞作貨皆類此

文廟在東宮時親臨殿一生講詩彩殿屏之屏為米一生講礼詩柄子作柄木之子至今笑傳

李判院過表裡如一常曰平生未薦人一無偽病度仕佔律金先生嘗信

若此壽相公之壽眞奚篤驚也 林江冷話

元判府混年九十四宋判府瓆年九十三申同知狜年九十五濟州百歲以上者每至十餘人孟山民百三十歲者有之大邱民百十三歲有之李觀察貞幹致仕家居年踰七十母夫人金氏亦踰九十至二百歲卒 奉春居孝常弄雛於母前為老萊之戲 世宗嘉之於中樞府資憲階特賜几杖以侑壽膺盖以奉用特恩也 慶漢集

宣廟朝即位動遵禮法 上之乳母有乘屋轎入闕 上比旨海豈可遽乘此耶命黜之乳母著愧還其家

世祖朝洪裕孫以南陽貢生登進士年七十娶妻八十有子曰志誠、於方曆丁酉倭賊所害女子相傳年百六十亦異矣

倭變時有一婦人於澄波渡爭舟不及登舟人挽其手欲上之其夫人哭曰吾手辱於汝手生亦何為投水而死矣時有一延女奔竄隱伏飢餓將死寺僧見而哀之與之飯不食故寺炊飯而饋之亦不食置飯於其處而敀寺數日後往視之飯則不喫一匙而死矣

倭乱時士夫家婦女多有被掠者及其賊退免禍之家不欲與連婚 宣廟之曰此風若傳亂國大家殆無完全矣力勸宗族結昏於遭變家自後無別

貞

有一村女姓儀者定婚有期而夫死遂不適他終身業燒酒以素屏像其夫之良攜小簾朝夕祭之權教官克己作烈女傳以記之 時

申叔舟高靈人夫人尹氏子雲之妹也公在英廟與八學士之流也丙子六臣

事竹其六日夕公自闕還家中門洞開夫人不在公歷探房廡夫人猶坐樓上手持
尺布往於下探申公問之夫人答曰君於平日與成三問情如兄弟今聞諸公皆死意
君必同死吾俟君之凶聞而自決不意君之猶生還而公甚慚屈遂自殺
世宗誠孝出天 大妃患瘇 上侍側頃刻不移湯藥飲食非親嘗不敢進及
薨喪礼遵古製 上徒跣号泣數日不進食時方暑濕 上去床伏苫日夜痛
哭左右密以油芚藉下 上知之命撤去時大雨水入廬次 上猶不移諸臣若
請移处 上曰母后遘疾日夜憂煎望其痊愈意不效以至於此身之死生所
不敢恤涕泣不聽諸臣泣譬請移次只薪蒿家焉比時即還廬次
肅宗甲午柳西崖成竜六十六歲濮州設老人宴上坐百三十歲飲大醮起舞不扶
李陶菴名縡八歲即事韻詩曰門掩草堂靜人間事事幽游漁思碧海睡嶠
八歲滄洲及其丈也科詩曰西南峽口巫山碧大江翻瀾神鬼烟騎鯨仙子朗吟過
洞庭秋色迷長天乾坤不老月長在寂寞江山今百年 詩城鼓角動新舞水
驛清宵誰繫船風流太守遠謫去竹枝悲歌成一篇蠻娘吟弄滿寒空旅館
蕭條仍不眠詩人習氣尚如旧不辭慇懃參連寒灯欲滅夜色闌落月多
意空樑懸莊國蝴葉太悅惚桂旗來時風肅然君知竹溪逸士否前代清名
詩酒仙文章驚倒古今同王珠行色真堪憐殊鄉客愁我先知憶曾春林間
杜鵑清詞三疊旅窓晩楚竹蕭蕭聲暗牽江湖舟楫已失墜滄海明
珠嗟久捐今看左思續招魂復悲崔生先著鞭襟期自許異代感況
曲頓與人寰隔空山靜夜為君吟遙知湘靈瑤瑟絃巴山物色愁如
在眼前人事閑奈何 看君半骨未鮮甦何日重逢香案前江村鵝

唱人詩絶蕙葉荷盖敀翻〻此詩題代李白魂誦傳於花詞
寂寞江山今百年 此句元人詩之若不今字而爲幾字可愛今字可爲十国之仄
世宗祖時成三問偰甫赴京時有人以黒鷺障子祈詩而不覩本而公舉筆先
成一句曰雪作衣裳玉作趾窺魚蘆渚幾多時於是乃出画視之乃水墨画也
遂延成曰偶然飛過山陰野誤落羲之洗硯池其人大驚也成三問字僅
甫朴彭年字仁叟時公叔親在全義我李塏字淸甫河緯地字天章兪
應孚字武人柳誠源字太初六先生精忠炳烺但字可空不必多疑也
李牧隱穡登中庚紀第名聞天下授翰林知制誥李士歐陽玄見而
軽之作一句嘲之數歸傳師交於中国牧隱應辨曰犬吠鷄鳴達于四境歐文
曰持盃入海知大海又左口曰坐井觀天曰小天歐大驚曰君天下奇才
天人有與牧隱同名者出一對聯之曰司馬相如藺相如姓不相如名相如
對曰長孫無忌魏無忌彼無忌我無忌
金寔〻瞳瞳李宏弼自古名門盛族臨不有家訓而我国士大夫鮮
有之乃作家訓以教子孫
朴彭年嘗作歌曰金生麗水ㅣ ᄒᆞᆫ들 믈마다 금이 나며 玉出
崑崗ㅣ이라 ᄒᆞᆫ들 뫼마다 옥이 나랴 女必從夫ㅣ라 ᄒᆞᆫ들
님〻마다 조ᄎᆞᆯ소냐

禁府都事王邦衍侍亂 魯山于寧越西江陵冷浦都事夜坐灘岸上哀
而作歌曰千万里머나먼길헤고은님여희ᄋᆞᆸ고내마음둘듸업서냇가에
안자잇ᄉᆞ니져물도내안ᄀᆞᆺ도다울어밤길녜놋다
南怡驍勇絶人見时值天狗使行怡欲往使臣難之已行舟、已雜海殺矣
怡一躍登舟諸人不得同行入中原遍視山川險夷而還 世宗討李施愛
於建州衛先登力戰策功一等拜兵曹判書以子 光廟升遐 睿宗嗣位
時慧星見怡直所禁中與人論慧乃除旧布新之象 柳子光素忌才能
名位出己右是日亦入直闕壁竊聽增衍其語搆揑之佑契以作謀逆徵
往誅時年二十六當時作詩曰白頭山石磨刀盡豆滿江水飲馬無男兒二十未
平国後世誰稱大丈夫柳子光以年字得字改之許殺之 怡太宗外孫
息菴先生上在山前樓怡五言律詩曰倚杖臨山閣攀山崖得小怡蹊林收
急雨深壑散輕雷花遶元適竹蘿衣欲染苔脩駐遊賞足斜日不知廻
作別五言詩一夕後一覺處世真因夕淺會還不別那能不心痛快章先詩絕
昨夜東風微雨池園芳草菲憐君與步限逝何事春皈去做別君
明日好山哭君今年多氣候物色多人逢庭花欲謝來謝此壽也
李芝峰咏春詩曰入眼溪山清野新柳眉花臉總精神東君定是丹青手
描作人間万象春又戲題詩曰東風多意緒似與人相忤掃盡枝上花不掃
愁痕去 公嘗遇琉璃使臣問答酬之問曰古之越裳交趾是貴国疆域否
答曰是也又问曰大人何官答曰濫忝賤国參侍郎職又問貴国風俗如

伝答曰孔孟詩書礼楽之教又問曰貴国王姓是莫氏今黎氏乃創業之
主也有何変乱而革名耶答曰前者賊臣是黎氏之舊管封後為莫氏簒
僭今黎氏復旧業再請封又問曰莫氏是莫茂洽耶其使臣乃大驚
良久答曰然又問曰貴国冬暖如春無氷無雪云信否答曰春多冬少又
問曰貴国有再熟之稲八蚕之絲信否答曰是也又問曰貴国地方幾何答曰地
方五千里又問曰琉球国日本幾里答曰隔海遥遠不通其使臣問我国
制度如何答曰以官制倣天朝至三公六府皆者自於法度貴国遵用華
制其使臣曰貴国大国旧称文献之国賤国豈敢望也
羽士能詩者亦多麗句有一人士飲酒居家於蓬萊醉卧忽聞嗟歎
詩曰洞水渡溪山寂歷寒聲遶遍月黃昏其人驚起視之身卧山跌傍
一古塚叢棘而已始知其李賀詩云秋墳鬼唱鮑家詩恨血土中千年碧之
語非虛矣
成三問學字成氏之家者梅月堂大臣之一河緯地善山河氏 世宗戊午文科壯謀
復魯山被伏位諸二品号遯風死大臣之一柳誠源文化柳氏大司成湖堂
大臣号三灘 百姓謀花申老朱高靈申氏養之
岐村張氏當是辰必前期七日不食飲酒不食肉灑掃室堂沐浴剪爪
以至正寢之日儀肅敬思其所嗜及其祭奠獻之節務盡如在常之
人有其神則有其神無其誠無其神敢不謹乎

默存堂過黃骨島詩曰滄海茫〻落日斜黃金蕩洋似恩波
遼山渺遠終南遠却羨閑鷗下白沙又三島詩曰三山渺渺海
天東畫啟帆一夕風為問瑤池何処在数聲笙箟明月
中
芝峰咏洞仙館詩曰洞仙雲風十里情正馬重遊眼更驚曾是
古人相别処水流猶作断腸聲
有人好用文字者當喪屍数短其人呼其婦夫曰屍長教短条
何差乙字何也其人曰出於何礼答曰出於曲礼聞者大笑
一村有人好文字者一夜一大虎突入家中捕其人丈人去而其人驚
起大呼村内人曰遠虎山近山来黄之丈人捉去村内人有杖者持杖
来有銅者持銅来急来〻連續不絶大呼洞内人莫知其聲
而宿焉翌日聞其人之丈人所捕去云衆人大驚也其人曰何不
呼我等邀呈於官僚怒捕其人而答曰當其時何不呼
衆人耶其人怒曰所其時呼人之法而答曰吾老以此文字呼

也倅曰含盃笑其人曰活巴脣耶々倅且叱之曰至此又文字
耶其人曰此後更不用文字倅無為下獄因之其家人飯炊而
来入獄曰兩手相不及其人又曰文字曰汝手短我手長我手短
汝手長倅聞之拍掌大笑曰從之文字無可奈而遂放送
齊昔王荊公明妃曲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羅大經
嘗評此句曰心不相知臣可以叛君妻可以棄夫乎
前日有一貢生飲酒醉至東門登門樓上臥久日昏忽見一美娥將
欲縊頸生驚起手把其袖娥而問之答曰我今訓鍊大將之女也問有
何事奴欲死生乃負娥而至訓將家急呼奴僕一奴出叱曰宅有大
事誰且呼耶生曰我登門樓見娥將死負来到後奴入頃之大監不
假身出而入內喧譁大監出外軒呼生問曰家在何處姓名何許
耶生遑惶恐一一詳告大監甚喜即招訓鍊主簿因為佳娥婿
即因修婚登仕任或登內職或為過郡一日內桃宿焉是時明朝
一人過東門內五洞水過見一人與粉粧髑髏同臥此其過者曰亮

乃白桃誰可窺之過者知其屬怪魍魎右手把頭左手打頰
其人乃覺過者聞之生說前後事聞者大驚

海東有八怪事一曰自浮自磨石二曰派沙川三曰黃金
井四曰返照山五曰水新寺六曰鉢七曰襪八曰明沙
海棠云云也自浮自磨石在於三陟有人投石其
間則磨又又試以長繩入西过出東过則多一阻而順
出也流沙在南中有人視則水沙還逆流以手試之
則上中下多沙也黃金井在南中以覺棄水則井石色
黑而在水則黃金色也返照山在慶尚道一人往見之一丈山在東过
一小邱在西过時將夕陽則丈山之影照西小邱也水新寺則寺在慶尚
道一人試往視則一丈山高天而無者大寺南為大闕矣視其闕視則出
过寺僧人行動去止之形宛然前者也看者異之越山入寺而視則似看
澗中也江岸道立坂山寺有三鉢上中下下鉢乳盈上鉢則溢上鉢盈下鉢
則然也無道有一襪而長者貴之然不見體之跡黃海道長淵有明沙

去蒼也者曰吾嗜肉讀風月也過牛頭至盡矣寢欲過嶋田

完然當頭에吾去先去過蘆溪牛乎乎吾이라古有僧伽田

後後에臥田林五一三吾이라今坐見其醉酒内欲對其衷

三

一康衛烟月問童謠時一亭相驕乘而行于太平時一帝漢應羣

而去不避下人莫挺其漢于亭前亭怒之其漢跪而唱詩曰今朝

借東坡字하니矣及落地從行傷이라誇文真書作作

之一大監聯令如是聞卽卽起避去矣

柳棘莖聯敎守堂男起釣魚園詩曰閑把漁竿臨碧流芳花

深處繼孤舟欲爲一聲芳山谷眠鷺殺於國秋

△

一有一閑衣游乎壤妓欲與紅蓮妓笑於中小舟妓作婦之閑處作作

詩曰貪花蜂蝶於行去百花霜侵色然無欲採紅蓮閑閑去閑

庭風波十舟驚也而其小舟同宿

公

一人常如愚昧潘里有寡女思夫不得矣一日接愚夫曰君知淫事

乎答曰不知女曰然則知我門乎答曰不知女出其門曰此處淫門也

人曰吾今初見也女乃愚人抱作事曰此處淫事愚人僞若愚抱女歡樂

○

六

一人過村路見一甫潛入木弓函而不出見其人哀之脫出其人嘴而

出也甫出日竟飢數月絶食海如何其人不是閑此之言驚曰吾生

汝之出此言乎偉曰吾飢甚不可忍也其人驚異之雖脫其禍
競遠視之有一牟耕田其人謂偉曰諾乎牛如何偉曰諾其人與偉
往田謂牛曰人可食也其人益驚問牛曰何故也牛曰吾在人家耕
多食小故然也其人謂偉曰往于城隍訟之如何偉曰諾其人與
偉往于城隍堂訟之堂主曰人可食也其人尤驚問于堂主何故堂主
吾在此聚人處則其之冬則無柴故然也偉曰兩訟如此可食也其人曰是
論其事三加一如何偉曰然相談之際一狐自遠躍至訟于問狐狐曰
何為至其人曰如是如是狐謂偉曰吾視其形甚好也偉曰諾
吾去木亭巡入之曰如是也狐不顧偉謂其人曰去矣其狐躍去
其偉潜入立視焉 此言科言時一生出此言而為笑

二

昔日有一力士金生者居鄉其村多偉金生捕偉如殺狗矣一日往
近村至一處俄見如鬼如人之一娥情而前去自言曰彼夫辛去免矣
禍矣其遠後一大虎隨之金生心内怪之追其娥而至一處見數百
捕手隱於前後左右林中其娥入一家時將三更金生其門呼主
人問焉則答曰吾有三女二女爲虎捕去但存一末女故彼四面隱
伏捕手金生乃言曰一鬼娥言其弟而入君家焉相議後主
人入見金生隱於門後看又鬼娥入内房中其末女欲如廁其父

是守房門不出色而鬼娥出泣天虎越墻責其鬼娥曰何不出

汝弟鄧鬼娥不能耐其苦又入房中其女又欲如厠之聲悲啼

不已鬼娥又出其虎見其女不出吃食鬼娥更又欲哭入房中金生

乃出執其虎尾皆擊於庭下虎即殺臥庭中其女氣絶甚久

以米飲飲之已而甦矣金生乃欲去主人以錦帛贈之金生不受而去

爲生散踪至一山逢一巨兒來進前揖曰小子居此山中近聞大人義

捕虎云否耶生曰然其兒曰此山中有虎同去捕之如何生曰諾遂

同去山中有一精閣而一美人賣酒其兒引生入室謂生曰彼美人

吾之妹也遂飲酒更和席焉明月其兒以大兕作羹食之生素

能食一十兕其兒能食大兕殆十兕生纔持八斤鐵其兒持八

百斤鐵椎兩人登高山磚嶺見一巨磻石其下有大穴生問之兒答曰

此虎穴也兒至其穴前大聲呼曰來耶已而一天虎出開口躍

來大戰金生大恐隱林中看之其兒以鐵椎擊之其虎雨退遁

之如是大戰月餘其兒謂虎曰明日戰如常虎應諾而去其兒呼

生還家謂生曰何不一戰而隱耶生答大恐隱林也其兒明日

吾又戰顧見虎後爲一聲焉生諾之翌日兩人登其山至穴前大

呼之其虎應聲出戰如昨之戰生隱伺後盡力呼之一聲其

虎大戰之際忽聞虎後有一聲惶急顧見其兒乘其時以鐵椎擊

之其序即殺分身西背於是與其生下山還家謝生曰我則倭
將平秀吉也彼倭亦倭虎也雌雄虎晩食我父母殺吾姊妹
來此處之殺雌倭雄倭雖捕殺中之捕之願見其我姊同樂島因
賜山寨一處曰此處任後倭家之資又謂曰此後壬辰倭亂先鋒將過此
多其時以草寺旗号立于門標以避之生銘心不忘其後果驗其事 歸事
一 鰲城李恒福慶州人自少才量過人常與漢陰李德馨好爲諧謔而
一日約會時相逢李之曰汝是李子耳漢陰笑曰汝爲李子也相爲
嘲笑之時並見之從旁聽兩人曰今日老宦公等之文字也即以虎紙各題女子
兩字以授之鰲城得子字漢陰得女字而舞之 上曰何爲舞對
曰今日以鰲城爲子女舞也鰲城爲舞之上謝曰某之舞何也
汝之舞何也鰲城謝曰某得女而舞臣得子舞何不乎
一 李浣爲大將時凡事有違曾取萬里鏡掛壁矣一日失之又求掛之矣
之婢是者畢矣一夕掛鏡壁上挑婦施弓矢而坐居有盜驗欲射之祀
深以眼中忽見一女子自外而入取鏡而出去浣見其姿色不忍射之後見一
其蹤步過之幾近近不得相捉到一處見山高水麗美人幾入一處
未知是何處小吏一公翁出問者女子則是女也早孀而欲更嫁君子
者適公之義氣男子畢往也即携浣入于女房矣浣即爲效樂是夜

以色言之娼家才婦女不終雙者朱樓夜日撓笙簫者若良家愚
女二八未笄者有之既有夫有父之人奪取手嘴壞之間無所定
訴纖弱一身仰天歎息已別骨寃痴屬貴何時強弱何論矣之
推敎驚鳥秦王之謂十步之內猶亂倖楚之國之亂笑身三口相托生乎
白多一初奪出一出而笑身一入而笑身一生而笑身一死而笑身一如之何
則可也奪其婦女者誰使道子弟榆林主也噫嘻放罷之妻子
有一兒於春日遊看花柳之時一家垣內李樹開花滿枝見一女子年可十五
歲者依樹覘女兒到暗自秋波送情而手折花三枝而投之亂玉手三翻顏
之又亂玉鏡三疊而畫逕畢丈女兒以情戀戀然未知其意而故窈也去
其妹問之兒詳說妹曰折李花三枝女是李哥之三女亂玉手三翻
知其年之十五亂玉鏡三疊望晦開之為期其兒果望枹乘月往
入女閨擲跡則女者贈詩而成此對句然後妥可穩從笑而咏句
彈錦弓辭白雲新經春雷動女兒卽翻女子還家習習往書
壇怨為作之打膝咏曰妙哉妙哉傍有傑兒問曰何為妙哉答曰偶
然所作也傑兒強問女兒不得已詳說其是和傑兒先往女閨
驪詩之時乃其兒之所作也咏曰食葉蠶聲緣樹枝過秋雨
過其女子見句乃龍從之傑兒極為歎異後別女而去是夕

有人殺人於店外而走之邑倅捕店主代〻店主〻子七歲兒呈訴
曰項籍弑義帝於江東罪在項籍不在於江東也有人殺人於炭幕
之外罪在其人罪不在於炭幕也倅遂放送其店主焉
二人與妓月夜窓下相歡交作詩曰月到窓而頭箕風生衾而脚舞
鄉有一班〻好押隣女一日携女山下押〻女夫負薪而到相値其班〻急以裳
幅遮女面叱曰兩班御女〻之處常漢焉不急避乎是久其漢與妻同宿
詳言其經事妻曰勿言也處〻焉〻
中國人與我國人和爲酬詩相作半月詩中國人曰曲如龍角疑有五秋如蛾
眉恨無雙我國人曰誰將玉環中分破一掛青天一泥江此是見氣像〻
太馬
一女今嫁後呼新郎家僕曰汝宅郎君有妾否僕曰無也女曰無妾取
女之法何其熟也 傳笑事
有三昆季者昆爲文官而富季爲過郡而富仲爲儒生而貧困妻曰昆季皆
富居而君獨貧困使吾貧苦正難〻仲曰昆爲文官多事無琹瑟季
爲過郡雖家無琴瑟吾雖今貧琹瑟〻〻樂莫如吾此人也女忍
動撫背曰富貴何關〻
柳判書播爲道伯時衙中有李化生名者侍妓才談詩曰大監黃金嫩生矣
席畫能極妍有采色則雖鐵石肝腸安能不平

以色言之娼家才婦不須贅者朱樓夜月捲簾看看良家愚
女二八未笄者有之况有夫有父之人奪取乎帷墻之間無所容
跡纖弱一身仰天歎息已别骨寃頭屬貴何時強弱何論天之
推敎驚秦王之還十步之内猶亂待楚國之厄矣身三口相托生占
白多一朝奪去一出而失身一入而失身一生而失身一死而失身一如之何
則可也奪夫婦女者雖使道子弟榆林主也監罪放黜妻子
有一児於春日遊着花柳之時一家垣内李樹開花滿枝見一女子年可十五
歲者依樹覘其児到暗有秋波送情而手折花三枝而投之亂玉手三翻袂
之又亂玉鏡三𢭏而去罷矣其児心情鬱鬱然未知其意而歸家思量
其妹問之児詳說妹曰折李花三枝女是李哥之三女亂玉手三翻
知其年之十五亂玉鏡三𢭏望晦間之為期其児果望夜乘月往
入女園踰垣則女果贈詩而成此對句然後妾可聽從矣即咏句
彈綿弓聲白雲新裡春雷動其児即翻女子還家習書往書
達忽為作之打膝咏曰妙哉妙哉傍有僚児問曰何為妙哉答曰偶
然所爲也僚児強問其児不得已詳說其是和僚児先往女園
踰訪之時乃其児之所作也咏曰食葉吞聲緑樹枝過秋雨
過其女子見句乃聽從之僚児極爲歎息後別女而去是夕

有人殺人於店外而走之邑倅捕店主代之店主之子七歲兒呈訴曰項籍弑義帝於江東罪在項籍不在於江東也有人殺人於炭幕之外罪在其人罪不在於炭幕也倅遂放送其店主焉

二人與妓月夜幽下相歡交作詩曰月到肉而頭箕風生衾而脚舞

鄉有一班好押隣女一日携女山下押之女夫負薪而到相值其班急以裳幅遮女面叱曰兩班御女之處常漢焉不急避乎是夕其漢與妻同宿詳言所經事妻曰勿言也應以焉云云

中國人與我國人相爲酬詩相作半月詩中国人曰曲如龍角疑有五兩如蛾眉恨無雙我国人曰誰將玉環中分破一掛青天一沈江此是見氣像云云

大馬

一女合巹後呼新郎家僕曰汝宅郎君有妾否僕曰無也女曰無妾取女之法何其熟也 傳笑事

有三昆季者昆爲文官而富季爲過郡而富仲爲儒生而貧困妻曰昆季皆富居而君獨貧困使吾貧若正雜之仲曰昆爲文官多事無琴瑟季爲過郡雖家無琴瑟吾雖今貧琴瑟之樂莫如吾此人也女必動撫背曰富貴何関云云

柳判書檣爲道伯時衙中有李化生負者侍妓才談詩曰大監黃金嫩生負

白雪香云柳判問曰何為云亦妓曰大監姓御史姓御主稱也柳判撫
妓背大讚也

公七十翁有子而女已得婿翁作書而贈婿曰七十生男子非吾子女婿外人
勿侵翁子長成後欲家產則妹夫不肯之翁子訟于官倅見
書曰七十生男子非吾子女婿外人勿侵云云也 乃家贈於翁子

公李尚迪號隱松堂斗峰之也詩文清絕曾兼司直中詩曰紅郎白步
晝如年金鴨清香一炷烟無奈深春長鎖直可憐殘夢尚朝
天青帘花木鳩音外玉笛樓台燕鶯子日坐愛庸庸池上柳雨
行新葉鏡中妍 柳絮

公宣廟朝有放出宮女交奸之律數鰲城為知申事時其傔從犯此律將
陷重辟鰲城悶悶無計可解適自 上牌招鰲城藏於移刻
後入對 上問有來何遲對曰臣承命入來見鍾樓街上市
人簇立噫噫嘆臣怪怪駐馬問之觀者答曰有蚊與馬虻相
遇虫謂蚊曰余下腹彭亨而無下孔可泄試以汝利觜穿
我一穴如何蚊曰悉是何言也近聞李承旨傔從穿女本
有之穴而將未免重律吾若強穿不素有之穴則見

諺皆姑曰見兩尊有不平之色破轅既以翁姑愀然曰君入我門
已久無聞已子寧少隱默而新郎作婚三日大久入道閨門夫
望奈何爲張目攘臂曰是不難我當驗之林郎故寧而教吾
後乃還歸屛息門左邊擇外之捫陽道果狀偉熊無疾呼曰
偈男乎姑乎新婦有福者林郎之物敦篤哉仍搖拳以證之齊昏
景上舍穴窟重足窺聽所林郎臍瘡已完又受家責喜情務
雄雲壯雨合歡方濃景頫外低內呼室人不覺倒語曰燈盞酌
酒湯罐燃火郎今做事、、架上荊籠中紅柿亦速取進、
室人驩躍曰頃昔藏此柿世卿婢慳我〻之藏之正欲夭遠
令渴喉即攝女奴背下之籠太重力瓚不覺放氣〻漸甚杖女
婢要遁已放氣畢奪捧止之曰事出遑遽矣暇罪況敢以
合卺曰新婦放氣猶禍徵今一婢放氣焉知禍我室人摩
大笑曰識甫非渠放也寔吾放也稱哉吾女〻〻

一人合卺夕裁新婦已經人欲使新婦吐實據其婦以手摸陰
曰此孔甚穿當以刀尖刺刺然後可納遂拔珮刀若刺刺狀婦

甚急曰越过金書房末子不刺而能納

一人嗜壓婢其妻甚妬之其人苦之佯大怒曰此婢不殺此妬不
不止今當殺婢持刀急走婢房倚刀壁隔抑婢甚歎其
妻買曰果殺之如彼何不先殺我乎

有翁婿同宿上下間房相公翁與其姑行事方酣曰老則兩存也
庚姑曰吾則四肢皆解事乞回吾輩所語婿必聽也切勿泄
翌朝公翁謂婿曰你人好竟過郎須快之婿曰老則聞過來而耳
如庚伏四肢皆解公翁姑悸然多竟

李斯文頗好淫事一日與兩三友酌友家座有針線婢姿
容殊麗李不能定精即擁而不脫衣臨交之並歡一友覘之笑
謂座中曰若生子必為衣冠子弟

鰲城少時逢道人南宮斗時年廿餘顔色不衰若四十歲人
鰲城曰人生世間所好者色也若不近色雖壽千歲何益耳曰
子竟太過鰲城戲曰若女花容燁灼萬態濃艷清歌妙舞退
雲回雪嬌辭娩說浪若鳴玉脂粉香濃觸亂心目奧若富倚
席盡態極妍有此則雖鐵石肝腸安動能不乎

有鄕邑上番軍士分差於宗廟門直時接住於閭閻主人主家無男丁獨寡居女主在內令使婢炊飯一日軍士晩到中門呼婢則適出他不來軍士悶時晩黒窺無音直入內舍則主女午睡方濃玉門微露軍士潜取飯水塗於玉門退之廳下喫飯未幾主女覺見淫門水湿主女曰此匹之事汝何爲之匹推其入房盡意歡甚自後接待之歎飮食之豊百倍於前

一人方晝與妻淫之旹環婢從外請曰夕炊已臨飯米幾許出婦與酬曰五升〻〻五〻升〻婢曰饌何物眞魚〻〻眞〻魚婢炊三斗五升多矣四尾眞魚妻怒飯魚過濫責之婢曰五升五升五〻升〻非三斗五升眞魚〻〻眞〻魚〻非四尾耶妻笑曰其時吾爲人乎

一人常喜押婢而恐其妻妬欲欲秘跡而未得其術言於友人欲爲秘恐其妻之術友曰押婢有十年一日餓虎貪肉格生態奸婢也二曰白鷺規魚格延頸窺婢三曰老狐聽氷格窺妻善眠也四曰寒蟬脫殼格抽身脫衿也五曰[illegible]抽弄鼠格多般挑戲也六曰蒼鷹搏兎格捷〻疾〻捽歷〻也七曰玉兎搗藥

格伏其講欢也八驪龍吐珠格磨言之池精也九曰吳牛喘月格
因勞急佚也十白老馬還家格諱跡還寢也自用此格以後
不見敗因呼其友曰十格先生

○

一愚夫甚愛妻常日所言无不從之一日馱其妻行峽中路
見一少年立牝馬于山処而淫之愚夫悶曰做此何事少年答
曰馬腹痛故如是用藥也其妻掠視之則陽道健大即於
馬上急腹痛墜於馬上若殺死狀曰吾痛甚將死請少年求我也
愚夫恐其妻既死急呼少年力劝之少年披陽道保繩全愚
夫從後除疑戒之曰切不挽繩即擁女交之愚夫曰君之用藥
法恰似夜事少年佯怒曰君若疑之吾且不用藥矣其妻罵其夫
曰人將既死也用藥疑何也極為欢甚後那乘馬又行里許
其妻又作腹痛愚夫又大懼其妻死必笑急還呼少年而來
曰今日即不疑極力用藥救妻也少年似不好而又作講欢
女〻大歸酣曰少年真良醫也求報之德如山若海

○

一村夫有女嫁日已迫當與里中少年通婚村夫患其女陰洞欲
貿之無策私語其妻隔籬有書生聞之高聲讀書曰春秋
梁公傳曰穴。陰齒潤〻陰可穴如是讀書数十篇村夫乘夜
昏謁請曰女息年多陰濕今日聞措大讀書幷能知穴陰之

道故敢請耳少年微笑曰不可以言語教之第携汝女來
吾當為汝家之村夫大幸感俱酒饌粧束其女而來生與記
於夜歡樂翌朝提馬餚藥陰絃以送之及婚夕覘壁而聽
其行事女有痛苦不堪拜村夫喜謂其妻曰果有効矣又
欲察其妻陰備酒肴恩於生生喫之令女仰臥露陰左右
視之曰此則汝卧交歡故一絃編磨不可改矣村夫咄咄而退
先宰相得後妻妻頗有嫌老之色宰相欲以宦高務誘之手
撫金帶而言曰吾帶何如妻曰不如草綠帶也又撫紗金貫
子曰此貫子何如妻曰不如黑玳瑁貫子也又手依驄馬尾
笠曰此笠何如妻曰不如草笠也宰識塞無以更誇
戶長妻有三奸夫一曰座首一曰使令一曰貢生三人偕迭迭入奸所
不相知一日貢生先到方奸使令繼之亟納貢生于壁藏其
使令方奸座首又至女又急納使令于傍其座首交淫
戶長從外來女密議座首曰君須佯怒而出曰可痛可痛也座首
如其言而出去戶長入問曰座首有何事可痛可痛何也妻出戶
迎謂曰使令貢生俱得罪於座首座首屬氣將重杖之使令貢
生迸入吾家故收匿之於外迸迸即放而入入不知其故而去戶長

家頰曰好德於兩人實多必有後日有貴子也

有一行商人假宿人家夜深主人與妻講歡䢖呼主曰吾假何事主還應曰與家人暫戲耳商曰雲雨之樂二品深樽久弄令人消骨為上品激拜作煩容易放泄為下品也主女聞之是言心頗念之佯作令魔狀蹴夫而覺曰吾今中見參田為樁盡喫若如令見之參田敗則何以生之乎盡往見之夫信之意起經往女呼商曰消骨客胡惣然耶商就淫之歡情塞冷女大樂即裹家物與商共遁商就道既遠意中悒悒曰吾人妻而盜其家產何處後樂𦬇諺女曰往則同樂矣第恨中路無炊具宜往持炉具來吾當俟此也女然之還家炉具而返遇其夫夫被詰甚困女曰夜間假宿者何我睡熟盡盜家財我往卜之客乃金扇人持金物逝可得云故如是耳夫信然曰若尙我同往為好亦乃負釜偕往尋之不得矣

○一薑商載船至平壤、、本色鄉也到則處處舞館歌臺美女佳人非一非二一日緣一佳人而踰日度日一船之薑價盡敗無餘矣一夜佳人衣解後立見淫門作詩曰遠見似馬目近視如細鎗兩唇無一齒能食一船薑云云

一塩商行山村遇翁姑兩人、、請曰越过家則吾家也我女獨在君宜不入也商強行入其家果有一女商欺女曰汝病太甚故汝父母使我用藥云故我來也即擁強淫女是初味故大樂耳商淫未咸咒而贈女曰此是藥效而此後永等頃也二三次作淫而走之女之父母夕來見女女語曰俄一良醫來用藥小女其味或甘或酸四肢皆解而後有藥效水故如是咸哭其醫之德勝於父母翁姑聞而慘然無言

古有李金兩人同爲商賈美李有妻子而妻有德色子名三郎也金常慕李之妻色暗殺李而先故李家呼三郎母曰李有故家否李妻答曰君與吾夫常同商賈而今勿還而君獨先來問李在否何故大疑告官、停放疑曰入門先呼三郎母已知家中無丈夫云、遂知情代殺云、見無冤錄

古有夫妻兩人者夫有病而問醫則醫曰喫人肉則可生矣其妻乃以刀割其自臂而炙進夫喫而病愈矣觀此則夫婦之情果何如也如此之女後爲淫奔云後人曰女心難知云、

憲宗時李牧淵之事 上親鞫 하샤 安置罪人으로 拔來嚴問 하실새 牧淵曰臣이 下土賤民으로 외람이 國恩을 입ᄉᆞ왓다가 죄를 罪를 짓ᄉᆞ온 惡僞귀 씨를 가지와 天顔 못뵈온즉 죽기를

白衣黃冠이 三四數라 一見曰其中最大者五郞剝擬云〻呼
鷄數者初仕을 呼白衣黃冠者之爲政承을 其中大者擬呼
者爲逆賊云〻

二

芳春好時抑詩士數人俱酒看登南山咏詩之際有一武夫來欲添
之士曰君欲參之則作一句無後可也武夫危拜而向談詩曰望쌕
登南山ᄒᆞ니 여긔저긔 桃花叢이라 鰣文直其喜색 거츠ᄒᆞ니

二

曰曰否미즈살이라ᄒᆞ니라
一人合婚ᄒᆞᆫ 夕見新婦之肥大卽驚故家而寄書曰脚重千斤食一升
難乱ᄒᆞᆫ 毛多孔濶他人之跡而分明云〻 新婦見書而答曰[illegible]生春
草不露而嶹長深園秋栗非蜂而拆云〻 其母挾書答曰脚重
千斤富貴之狀毛多孔濶多男子之狀也

二

有黃哥士人與李氏士人結女婚於李子矣不欲李移居海南而
黃亦喪配得妾沉惑忘女婚女長成而其妾欲陰居女息擬女投
江水將歿之際有民木覓女流去至海南地界有人救之至其家
居之曹君女父母結婚時以脂環相約一介致侍婢之笑此家
則李家也一日脂環露出家中相疑詳探其實知其神緣卽
爲子婦〻亦知神矣其後李郞爲楊州牧使過踰于黃公过此

時黃婦亦在内行中也入黃宅叙說旧事則黃士悵然吞以失女
為言而已也黃婦臨行作詩揭壁曰黃柯一葉風飄飄飛入海南
接李枝滄波旧面復欲見明朝乘鶴下楊州云云黃士知女不
死追入楊州官衙執女手落淚悔過前事遂其妾而得後胤歸

趙基崇北伯時惡事多端民作惡詩曰罪民體下落民
淚仙化堂上先禍當咸鏡道民咸驚逃趙基崇家
祚宣永云云

一人行女婚於隣邑時值隆冬乘氷渡江至中氷忽自拆
橋馬值漫女哀之其下人急求把女手則父急責下人曰僞
小祖之手常漢焉敢把之可痛痛其下人驚棄其手女則
溢水

徐判老宰得妾于成川妓美蒼矣一日徐判自闕到家見案上有一
詩句曰妾子青春怳若被主翁白髮亂如絲云云徐判深思此是識和
氣之事遂送少年家妾矣

一村有壽宴者大會宗黨作詩之際有一人來欲參席作詩曰堂後
老人不似人非仙非鬼又非神房中諸子皆為賊能竊天桃奉養
親云云諸人初見大驚後見下句稱善其詩也

南道一村有列氏自作一村其一宗室祠中神主丈長如擣美黃浮之宗

人苦之絶女神主頭上尺盖焉其後村内劉氏十五歲者死〻後家至
絶宗矣轉聞黄海道有善卜者請家分財往求問卜則一生自願往至其
道入村口見一兒蓋狀家傍人謂之曰今日天大日也不爲苦草如何其兒曰
天大日苦草爲福到門來云〻劉生待至其家而訴焉卜夫要以斷其
沐浴齋戒設鋤祝天長書題辞之際俄見苦草之兒來到是乃卜夫之子
也其兒曰此題辞不用之文也我當題之矣即呼曰子斷父頭何無後〻墨天長
父必將自死云〻劉生此題辞解見者則君之宗中有之也劉生敬尋解題者
有一族兒來而拜謁曰此是神主絶頭突裡猫死故耳即爲驗也施之則果
驗矣其苦草兒大明太祖朱元章也解題兒劉錡也
琉球国太子臨死作詩曰堯語難明桀服身臨刑奚暇訴蒼旻三良
入穴人誰贖二子乘舟賊不仁骨暴寒沙纏有草魂做故国吊無親
竹西樓下滴〻水遺恨分明咽暮春
一道監使滿翔還京職將欲上京之際一妓道商賣而叔伻捉還訴于監使
監使放題曰今日諸饒〻非免諸饒〻視救諸饒〻罷當事聞者稱善
三山有一金姓者早失其父而其母復得後夫朴哥者金雅而不知其金以
朴爲行及長知其金辨正于官俾〻放題曰汝在三山知矣朴年不念知母
季林佛歸脈不換金正氣散爲聞者稱善
一老人送妓詩曰白髮非男子黃昏美人云〻新日五〻難寢
稱善也

栗谷先生李珥當時有名人常觀天像占得壬辰亂欲爲子孫許將
尋避亂處湿山窮谷可避處不到適臨一處見一農夫耕田叱牛曰惡畔過乎
栗谷聊公聞其該新乃問農夫曰何謂言邪農夫曰栗谷判其亂不
知其時何有亂焉是故言也公又問曰何時有之乎農夫曰栗谷占危後
有穴危公乃逃廬

洪判錫周爲當世文章有名而亦有奇事一日偶坐門人文士一人來坐
閑談悠言曰瀟湘洞庭何如乎洪判曰君欲一見歟士曰願一見之然豈
得見乎洪判即呼侍子束得一照水而洞雨延水士又如教行之矣小室耳
聞雷聲俄登小舟但在洪判之書兩人已而矣浮在洞庭七百里滄波耳噴勝
槃万千岳陽樓景亦如大觀也終日其覽後洪判曰我兩人觀景故後爲
驗之物持而做爲好也手折斑竹八箇而做聞雷聲覺乃反珩竹亦在傍也說

明太祖登極初自西域有鸚出來比鸚於人言其情談於後乃鳴然常不亡
鳴太祖有戲妾一日太祖其姬及劉琦而言曰我三人各出奇情談令此鸚
鳴也太祖先言曰朕是乃四海之尊爲天子天下無所得事也唯憐者
婦女也何故女陽取焉去以憐也朕所贈者婦其外也非其子物也
言畢鸚鳴姬曰身爲天子妾天下無所至欲者寡夫尊貴更莫加焉
也唯望欲者則相會時群臣中善樣者一般閨房爲好也言畢鸚鳴劉琦言
曰小臣身爲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無所可望欲者願陛下出蹤入蹕衛儀所崇此
乃男兒一生之事也言畢鸚鳴云云

昔了張風相笑而堀居俚女是仙年未嫁一日女上樓時渓門賓出承相
心動乃歎曰此何女也心動共花陰同也中上言此事曰殺彼後也即自
殺焉其後行路過之張承相像以戒後人云
大清乾隆皇帝時皇隆使將士入西域求得獅子三本來於中路獲若本
出在前壯士殺其一獅子忽然見之壯士大懼急馳馬來路又條若本
山在前又起棄一獅子此乃獅子來也壯士急還棄獻獅子合其像
也獅所何如致臣經大目環金彩四足通蹄四腳衣生瑞氣如有全身毛
彩玲瓏如大変変身未得詳見也帝弁之孝于後国漸長其雄
大不可詳說時則百里尽動界可小地也帝不以己乃放之不知去處
此獸聖世了之也
忠武公李舜臣為万戶時贈妓詩泛彼中流小柏舟幾年虛繫碧
波頭後人若問誰先渡文武兼全萬戶侯 此是奇壯之大島
中閣了皇帝西像出來走下了四字圖鴻禽獸矣諸士大疑曰帝像
豈曰圖鴻禽獸字也一見能作四圖君之像鴻君之德禽中鳳凰獸
中之麒麟此兩奇才
中国了問疑出來曰東方有魚無頭無尾背無骨云云了一士
人能作四画圖書方也 日也
有一人合巹夕其新婦同而枕行事行乎後而若行男色不義

之依怒忌新婦作詩曰花房燭滅入廷減曰哀郎君恭事誤隆
陽可辨山之南行之見世自發怒云云
一人與新婦同寢時新婦曰山南山北雜陰陽新郎能
曰燈前燈後分晝夜云云
一見能詩者吟鷄曰籠中有何物半白半黃金從
知時鳥含聲未吐音
一男問有年幾何娥答曰南山有田過土著北山有鳩先鳥
飛此言十九歲也男曰有家何在城又答曰魚仁之閭門
外左處東谷東一迷八柳樹先三後三中之家墻圍墻白
梨花井
一有詩士挽章約曰空手來空手去世上事如浮雲成墳
全人散後山寂寥月黃昏
一人嘲覘者曰風水先生善說空指南指北又西東山
中若有公侯地胡不當年葬乃翁 天藏吉地以
賜福人福人逢吉地云云
有人人相嘲本病作詩辱之多髥者嘲無髥者詩曰 初見疑妖女
細看似老僧顯童霜後野頭元火餘陵 無髥嘲多髥者詩曰 在遠
疑熊當前若蝟毛羅腮何處在一鼻佛能高頭旋足寒疑
嘲面縛人詩曰 臨水魚驚網登山鳥畏羅若非坐沙臂 疑是

多兒入鳳凰群 我國人答詩曰 我本天上鸞 浮遊五色雲 今朝烟霧晴 誤落老鳥群 中國人慚然無言

成三問入中國時 有人倒乘馬而去 中国人作詩曰 馬首北指昌原踞 人面南對越裳 成三問曰 詩誤作也 為作曰 夕陽仙踞半壁山 怪底來人乘去歸

咸川倅欲為酬詩於妓雪花者 雪花曰 棄前呼雞剝也 倅呼曰能字為韻 雪花應口而作曰 咸川雪花乃何能 能詩能歌又舞能 能能莫作布一能 無用三更擁夫能 云云

古有一御史 聞咸川倅惑於甚花名之妓 御史欲殺甚花 甚花密知其事 於中路作好酒店待御史 御史乘日夜到店留宿 甚花盛粧艶色 姆為店主 御史見主女之艶 殊非凡色 待夜就寢 則女曰 脚上刻郎君啣字 以為不忘之約矣 御史許之題名 而翌日行至咸川行事 甚花捉入官庭 甚花出言曰 有一詩而冤也 御史許之 甚花應作詩曰 甚花脚上刻誰名 墨入膚自在名字 見大同江水盡洗 猶不負私墨 御史聞詩 解除刑 果放之

昔在妓女也 御史拘安大 詳之也

一妓美待郎不到 作詩曰 郎期月上時 月上郎失期 應知郎在處 山高月上遲 待人難ヽヽヽ 而難之中待入難 云ヽ

咸興妓有善歌舞 能誦古歸表者 一日辭後作詩 獻官曰 咸關女俠

鬢如絲醉後高歌兩出師晴到草廬三顧意臣清淚落行
垂局與倅見詩歸處
芋事頗不好妓本邑妓芋蓮守亭紅妓從之芋事退而不細…
蓮退作詩全帯當三春鄉䄂川、新学士風流此今作空賦人
一倅尚識妓林州醉詩妓能作詩妻曹天去月中頭請下人間是一妓
若使姑蘇臺上立不教西子醉吳王云、
老海王時宮人派落者至老皆請回手花桃花杏花於南里如過兩
里春不寒不熟好時節半醉半醒各事人
金命元妓家作詩窓外三更細雨時兩人心事兩人知新情未洽天將
曙更把羅衫問後期 泚嘉壽妓家作詩曰花向紗窓弄未休半含
嬌態半含愁低拜睛問相思處手正金釵作點頭 鄭子當爲世稱
當之豪鄭草笠云者嘗遊妓女詩名滿長安第一場年纔十五六而家
娘蕩子恩情深如海花長盛今歲如霜云、
成川妓芙蓉春作春曉詩曰窓外彼啼鳥何山宿早來同衛山中事
杜鵑聞未聞云、
一見七歲者咏雨詩曰玉絲連天直金錢落地成
金笠到一処則詩人李孝欲作庚申詩金笠先成曰已往庚申歲庚申
今日庚申好庚申汝之庚申四庚申吾之庚申八庚申云告亦遂令筆
金笠到松郡偕昏訪学堂欲宿則主人不肯曰時晚矣於往他

為沙也金笠作詩曰邑號開城何閉門山名松岳豈無薪黃昏逐客

非人事禮義東方子獨秦

一生春日行到山村則桃花滿發一家精潔也生渴甚請一盃酒則自內有女子

暗自送一盃酒生未知其意而飲盡見盃中有書詩曰何處翩驢客蕭

蕭雨來澗窓無限意隱勤送一盃生雖知其意然難副圖河緣

恨倏往而明春來隨適逢其處又當往日也到其家則已家必有哭欢

對悲泣曰君去往春時吾之女息見君感而相思病絶至今不嫁也生驚怪

大哭入內見尸作詩嘆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

桃花依舊笑春風吟畢尸身暫溫更回顧喜說相與喜樂

宜城妓碧蓮花善詩歌泥漁村彦先贈詩曰宜城美酒碧蓮花勝事

佳觀此花多惕到咸君思一面不知河漢已西斜

李塏牧隱之曾孫也詩文清偉為世所重塏東載詩爲具重附宗亦

大鴻毛輕處死猶榮明時不寐出門去顯陵松栢夢中青

洪国景事時 上親鞫時實恕曰懸圖不打也下教至嚴史官雖書之竊

隨國葬罪中大笑曰如彼之文烏欲史官手吾教矣呼曰擧字形而懸之

無隅石而打之云云此豈朕大者乎再不文章乎

金笠到蔚珍書堂聽學長詩曰山村學長太多威健着座冠揷唾

挑大讀天皇爲弟子尊稱風屋好朋倘每逢凡字混是衷眼亂

到迎盃幾事也點一厳興畫塵生色読今年過宕安樂而此是凄八也

乾隆皇帝登極祈祝神僧於天下大會群僧于山業者我鮮朝松都一寺一
一僧號曰虛風堂、、如狂人為众以推一日言於众僧曰吾聞乾隆皇帝大
神僧云吾將入中原參席也众皆不信狂說為推焉虛風堂推之弟子
僧俱行利而強行仁川諸僧自笑曰中原則西北行可也而今行仁川
諸可謂狂師也虛風堂不聽行到仁川海邊以錫杖投擲則大海[illegible]洪
也弟子大詩曰小子今知神師也虛風堂攜弟子同越海救杖則大海滿
為無過矣行到山業者則天下群僧雲會祝待神師而來年多形併群
至虛並出矣虛風堂趨入拜謁曰小僧居于海東松都某寺聞上國神師出
雲會幸參末席伏祝也群僧下席迎之曰果以皇帝御臨之日也將神師不
到大會今幸臨矣師大幸、、虛風堂伏謝不已矣果到帝臨之時蓋
陣排雲處空中設壇雲向香烟繞界是日皇帝來臨群僧拜迎虛風堂
前行拜謁曰天下神師雲會皇帝來臨惶感拜謁也今皇帝望見群僧則僧
衣身着五彩錦烟袈裟瑞彩繞身兩肩上各有佛坐于蓮花上念佛之供無
箇可觀難可形說皇帝大感賜裳群僧而還御矣虛風堂謝於众僧曰小僧
故危也請僧多贈分給之物虛風堂出一異衣箕感之則入者手限入入女而不
可量也於是供裝後重負弟子還到海邊擲錫杖則海變如十港
矣越溝則乃仁川也行故本寺則諸僧僧皆笑曰向昨入中國為之意
矣果往故而其弟子時目之乃辭其庫諸僧始知虛風堂之神僧也

凡壹笑而出裹帯曰諸儒等欲食中国米如牟以手遑出曰裹帯中
如件而分贈諸儒收曰不考諸儒皆異議曰一十裹帯中不過一升之物而俗
日出分不考乎不異事於於乎分畢處凡壹各謝諸儒手捧乃歸秋分之
拗步不知蹤跡矣

○

古者一人其三寸為海州倅而無有家使送海墨其時最用之墨海墨
中梅月為目之梅月墨為世最品者也其侄尚無統一介墨矣其人晴壽墨
訃曰三寸叔母素有嫉心吾將行訃也翌日言于三寸叔母曰叔主以送墨
以何意為知乎叔母曰梅月墨為云也其人曰此乃叔主以處海州妓梅月奴不
忘其情刻妓名于墨名以為不忘之意是如是乎老虎其叔母於然大怒索墨
墁散擲庭中於怒不已其人下庭拾之曰已棄之墨吾為收用去收而之

一見七歲各詠月詩天吠二犬〻吠千家萬家犬〻吠呼兒童出〻視月掛校
桐上〻枝

○

一先生欲觀弟子之意量一日問曰有能令我不步而出房外坐乎弟子
曰先生主出房外坐則吾欲使先生主不步而入房內坐也先生許之卽出房
外坐曰今為入房內如何弟子曰先生主已為房外坐也小子已奉先生教命
也先生乃思其弟子之能量達焉

○

宣惠廳書吏之料食與他司吏役之料食別為厚多而昔日有金哥宣惠廳
吏者自少時仕役其行己常恪謹奉公百是百理無於己事勤勉不懈
箕有一惠廳拾見其吏之其行每日親使而衣冠則尚為敝什破不得鮮

吸也一日惠堂招壽曰爾以食不小而衣冠尚弊破乎何事諸乎金
吏對曰小人之家々則父母已妻子兼身外窮戚貧族并率足望於
人之不食如此推身多服衣冠焉敢生意乎惠堂聞而卽爲汝去
金吏、、恨歎退去矣惠堂乃爲嫌人吏役使之氣行也哉乎金吏
退吏後生計無踪則懸望之諸族盡散各爲生計金吏亦爲悽、
得生其凡百不問可知世俗諺曰鮮衣者得飽而破衣者至飢云故
金吏自後世衣冠參于朋交以緣家計也於焉之間値至十年矣惠堂
忽招語曰汝之退吏十年其間何以生乎衣冠何勝於吏役之時乎
金吏乃說前後事矣惠堂曰其時吾之汰去汝仕吾憐汝之勞
功無實故然也非汝之不善氣行也仍任本役其間不食留置之
物分半而金吏及傔人分半給之也其後金吏更續吏役日就
將富貴永享矣 此惠堂之善德豈不至仁周旋乎

6

古有刑曹書吏一人善爲詞訟以爲生涯一日値其親忌錢貫周旋而白文
家贈妻曰以此錢發物貴買以爲親忌之資也妻曰此錢何以得乎
夫曰法司不出不論善惡由訟而出非但今日之外恒日不出非此何物乎
妻曰勿爲、、也父母忌故精潔一器飯羹可也豈用非義惡錢乎竟於
昨夕買鉢錢數三兩此是爲用也其夕誠奉而過焉翌日語夫曰
天不生無祿之人自今日爲始退吏也退吏則自爲生計也何患

夫乃大覺自退使唱鏞偉皆異辭問則曰如是〃〃也聞者皆

曰可謂夫人也覺者可謂有知覺者也

古有一兒名南山者七歲時登南山作句曰南山之登南山〃〃一層

高怯非奇才歟

才談 羅州人之四羅千万이羅津浦와羅州是邑奉化人之奉

老男이凡者翁亭와奉塞到人라

金笠入手金剛山咏詩曰步於凡老去江山一般似後來騎驢

客多與但驢騎

閨秀一人憶郎作詩曰有約郎行遲庭梅欲謝時忽聞枝上

鵲屋畫鏡半眉

柳進士者居西江郊而家甚富麗有女是齡長議婚柳杰以

觀象爲自業而不爲烟述矣時有聽婚者甚多也柳以觀像後

退婚故女齡漸過矣是時京鄉南村有朴氏子兒早喪其

父但依其母家貧不致以縣商爲業一日賣至柳進士家里過

値出柳見其兒像大抵議門閥乃是班子也隨至兒家語其

內問曰余欲此兒爲婿也其兒母自內出言曰此言雖好然吾家

甚貧安敢望乎柳曰余將用前後凡節至於食計之排

恩定婚而故家乃制婚俱之資焉於是値婚日行禮後新郎
入新房與新婦對坐新郎極喜而坐吸烟竹他思旧事心遂
悲思口可謂苦盡甘來也適見婚圉則遍盖滌有蝶飛矣起
見則乃是果裏表補之端也還坐又見則又有蝶飛更起則如前
其果裏補也以手出補則乃是婚書補也還爲入圉於焉之
間烟竹火落于新婦裳大而爲孔也兩人大驚急換裳着
之矣是夜兩人同寢其與可知也翌曉起出竟奇見翁
曰今欲省親而來爲訃公翁許之於焉下人侍陪故家矣
朴郎行之南門內時他於人煙堆橫行路上多彩人命圖
朴郎至捕見像非殆凡像即置軍中矣是夜則兩子胡冠
也受降後還軍朴郎亦在軍中同入中原矣是時柳家
及朴郎母失其子而爲歎不已也新婦孕胎十朔生男子漸長
受科及第仕至判書家勢蒸蒸焉其朴郎母年[illegible]無
世而柳進士亦爲作故也于時朴郎捉入中原之人見儒君
之傷令若故國則受珠也畢年後故國也仍爲削好爲
捌人於是已經畢年得放故來捌人以金銀爲贖給之

矣朴郎飄入中原時年將十七也當其還時年近二十中又為郎
服感悵而已也行望其家則家已變門主新更訪柳進
士家其家亦變為西江別營倉庫焉朴乃問于里人々
曰柳進士宅移去長安甲第柳進士作故而無子矣其女
婿主知何去其外孫朴某今為判書仕位亦至其父朴
某不知去處云々也朴聽其言即到判書家即入舍廊見
則一宰端坐迎之曰貴客傳何事來乎拜曰吾代全州姓
朴名某也朴某之子朴某孫也朴草之曾孫柳進士某之婿
也婚日翌曉省親次來路於胡人捉入中原々々入覓傳四
十年後放送々事為言則判書聞即自己父也起拜
曰其時有何徵事乎答曰婚名時婚圖補作為牒投覓
之際烟燭火落于新婦裳而作孔故新婦收置之櫃裏
着之也判書入內子其母々急出執手流涕二人相為悵之泣
矣翌日判書入闕上書言此事上聞甚奇之以其父為永仕衛
至堂上為使臣入中原見其同居之胡人相見矣其後又為
使臣每入中原而仕位漸登官至判書出崇齊參 潘南朴氏文集有之

峽中有一夫或作芒鞋或為火木見庄賣得錢文用之芒
鞋価則四五分火木一負価則二三錢都合善則四五錢五
六錢也比以買得穀物而為生矣一日隣人捕鴈一首賣
庄得錢二兩也夫聞之甚羨曰吾作網罟布於浦野
則捕鴈數千首見利甚富矣因以假網罟其妻責
曰芒鞋火木是為見庄之生涯比何濫慮乎夫不
請多假網罟浦野大布而其網繩繫乎腰間隱蔑
鴈羅適為鴈群數千首坐于浦野夫起而大聲逐
之鴈群數千首皆驚飛而罹乎網罟者不知其幾
在空中也夫曰當雖高飛如者捕網而甚為利
飛去漸高夫身亦為漸懸浮去引隨鴈去身
鴈群行過大海中坐之夫亦落海中時一鯨吸
水夫引入鯨腹中而吸咽節苦則四兩者閒矣

以刀取肉大膾食之鯨死之水推漲溢、之人見鯨
推至各持鍊刀挺之刀聲徹聞者見于廿餘里孔
高如山上坐也問曰何故如乎毀之乎父人怪之曰
此漢有何狂漢乎夫乃下陸問曰毀不毀何如問
不許也是之處何如者乎（此爲浪說可笑事）

有天人情詞曰撰春高帝王氣昂即然非關習乎衾中有好緣
撑去玉膚腹聊數瞪來丹穴兩絃圍和着嬌眼如迷霧
斷覺長天（也不天）箇裡若論滋味則一夜高價直千金之
唐之武后即武測天也天下淫（婦也）其附諸臣皆淫姦而狀
有不足也百使近侍者求陽大者使者求得陽大者以進武
后、大案之陽大者曰下物最大者是玉凱武則天曰試為
實陽大者試為之則如此乎隨淫之極 武則天笑之

東國始起朝鮮 立唐堯戊辰箕子立於周武王己卯 衛滿立於漢
惠帝丁未三韓（馬韓 弁韓 辰韓） 三國新羅立於漢宣帝甲子 高句麗
立於漢元帝甲申 百濟立於成帝癸卯 一賢卿 高麗立於梁
末帝、從之年 我太祖洪武二十五年壬申

有一人為水原留守赴任時張承立於路傍曰安
然不動不迎接坂到任後分付刑吏張承捉來
官庭笞曰汝何物件立於路邊見官行次不
揖不拜罷美子三歸即地嚴治刑吏代張承
告曰矣身本以野山之不上不及房室之樓不及
銅雀旅之樓身為張承任不過量之地寒
暴風雨眼疾太甚使道過行次之時長揖不
拜之禮美弄了備

平平○上上平○ ○上平平平上
○上平平上上○ 平平○上上平○
平平○上平平○ 平平平平上上
○上平平上上○ 平平○上上平○

有一美人誦七月篇而光景歌容者適過於此地聞而君情
旅一局送之其書曰龍經三百誦矣嗟容子聽之語有情
女子回答書曰千金一軀居來此地若渴者當大海也然居亦
有婦妻亦有夫以有婦之人家有夫之女不亦義乎然嗟丈夫於書
無目於言有耳慎勿出口今日相逢十月開有情無語似無

情踰壇穿穴非縱事夫婿百年誓不期然籍

懶婦詩

十年着盡嫁時衣　乳吮幼兒言

夫婦情深罵語稀　手探飢虱弄朝暉暉

合朱唇而藍二　月爲大將軍　西方開有敵

抱細腰而龜二　星作百萬帥　夜渡銀河水

負蒭而去云見曰今日諫通鑑示卷盘減智氏之族今何有池氏
乎生一老一奇也曰汝父故則吾云汝母𨗳我家吾作如帝子云也見曰
吾母不生如老子吾父善作如我子也生慚悔而還
天藏書山寺有客自遠來今日天將雨矣其人即為大棒迎之曰異
者知風穴者知雨子非狐狸年客鳥故乃三尾狐也
魯山君謫于越寧自作哀歌曰月欲底蜀魄啾相思倚樓甬
爾苦我聞哀無爾聲無我憂愁為報天下勞苦人愼莫登春三月
子規啼明月樓
鏡中有夫妻兩人者適值夫上京妻曰京有青銅鏡買來也夫許之將
如指望月曰如彼月圓也夫曰諾青銅鏡〻〻〻上京忘之忽思月形待夜
則是夜遥望為弦生半月也街中買半月梳而下妻見此非鏡也黑
漠如月之鏡買來也夫更上京果值望月也買鏡下妻見鏡祇也鏡中
有女哭女嫉之夫覽鏡中有男子夫怒妒之遥訟于官〻倅曰吾見後可
判也倅見鏡中有官長倅又妒之大怒曰新官未至官去也遥鐵銜
詩人常與羽士相與酬詩登浮亭詩人咏曰白蟲僅行唐丹匣青蛙
跿居榴盆羽士咏曰山有平生不見鳥水多八面無知魚云此是見羽士之
肽而知詩人之拙也

菴嘗在京城東南立以樹木向東西也冰既浹傳數人聞之
家庭失火急自攘之似不火燒果然其日失火家燒家庭俱有
急而從西來救之日也嘗留不見華寺一夜狐鳴民方老僧
爰之公以僧人剃刀向處作刀刺狀三次又咒之明日寺僧往
見之狐死而鼻有刀痕血出三次僧人辛無事矣公一日入縣至翠
雲樓下〃馬西向再拜曰 大明天子崩矣記其日果驗公少
時楓岳遇神僧引入石室授道書三卷平日術業盡本於
此寶地橋覺符之類竟為指神僧為鄭希良云 仙翁志

金氏豐山人適李彊〃墜馬死舁尸斂金氏呼咷三日夜反
殯踰月不食啜水
已而父母曰食而哭於義何害曰悲哀不食自不思食身五
十三日而卒年二十同穴空之 五論行實圖

安東俞天桂妻金氏洪武辛巳夫嘗戍擇吉去病金氏
入室羸粮虎夜攫夫而去金氏把木弓呼号而前右手
執夫左手撲虎幾至六十許步虎棄之金[illegible]而既攫
我夫又我並殺耶虎乃去夫氣絶金氏負而敀家黎明
夫甦其夜虎又至唐突大亂金開門荷杖[illegible]語虎曰

角亦含灵之物而若是甚乎歸盗含傍梨樹而去家

樹乃枯 輿地勝覽

乙奇自献嘗避寓閭舍敖魚城往見之奇曰寓舍甚矣鰲魚城故題一詩以寄奇曰不熱不寒二月天一妻一妾正堪憐鴛鴦枕上三頭並翡翠衾裡六臂連開口咲時渾似品側身窠處恰如川縂然忽罷東边事又被西边打一拳手 一時傳咲称其善形容可咲

一村有美人性聰慧能解属文同群有四漢一業文屢捷白戲一藝武成都得村一巨富楚下有良田千斛一升尸徒壁而陽道强壯常以乱為憾繩束掛陽頭作氣奮擊能踰其首簽壤難断髮决于女女詆曩書一絶曰百發百中戰場兆一斛致龍與窮状門前沃畓风波失洞頭掛石我心當

有一龍耳者逢值日昏假宿人家饑有塩商投宿共聾者同床而宋知其聾也夜深主人婦夫講歡塩商聽雲雨拜肘龍耳者令聽之聾者以爲偶肘不諒乎曉主人夫婦又講歡塩商更肘之聾者大怒疾拜罵曰老狗子昏則觸之曉則觸之耶主人誤認已持大棒逐之曰夫婦閨事非汝所耶得知乱擊不已聾者竟不知其故何故行具而走

〇

一少年慕其隣女 乘俟其夫出強狎之 女恐跡漏 訴于官 倅曰 彼雖欲犯汝 何聽從 女曰 彼漢一手執吾兩手 一手掩吾口 一手將陰莖納之 小的弱質不能拒 倅曰 汝言謬也 天下安有三手人乎 汝難免誣告之律矣 女大恐 乃告曰 執手把口 彼漢之手 而納莖之手 果是小的之手也 倅拘按大笑

二

僧禪坦能文詞善滑稽 不遵戒律 放蕩自得 時關西有名娼 色妍工詩 禪坦委訪娼家 與之作詩酬唱 乙一不三字爲韻 禪坦遂呼執應口 閔氏顏色真甲乙 多情嬌態又第一 若逢此女幽靜处 鉄石肝腸安得不 娼見詩笑曰 僧能御女乎 僧坦曰 不爲也 非不能也 昔阿難乃如來大弟子而通摩登 阿難非僧 摩登非女乎 娼戲曰 師知陰事滋味乎 禪坦曰 娘子以我爲真不知乎 禪家有極樂菩界 我當娘之裙 撑娘之臂 挾娘之脚 貫娘之陰 極樂世界 滋味自在其中 此所謂極樂世界也 當其時娘安以我爲真知矣 娼聞其言 心動流涎曰 僧乎禿頭解了々々 禪坦曰 娘但我上禿頭不知 我下禿頭 今可爲娘一試 即擁而交之 娼聲短急 喉中作聲曰 師狂矣 師以活人爲主 而使我幾死 何也 禪坦曰 佛法神通 還度人生 是以能令人死 亦能活人 言未已 有人覘其事 闖而問曰 師做何事 禪坦徐應曰 爲國做 贖良閑戶者盡浛々々

扶

扶安金生家有婢 名桃花 兒貌妍 隣居鰥有業圃者 聞名慕之